

《緋紅之戀》

“醫生啊，求求您救救他吧，他才幾歲呀，這麼小的孩子，怎麼會染上了這麼可怕的病呢，老天呀，萬一他要是出了什麼事，我又該怎麼活下去啊……我是造了什麼孽，造了什麼孽啊！”林鳳華哭天喊地的道，就差沒說天地良心了。

“路太太，救死扶傷是我的天職，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。”陳醫生依然是不卑不亢的回他道。

路平生站在門外，他注視著身上的那身病患服，不禁思忖著自己該何去何從，微微的道：

“血癌麼……”

路平生的父母出來了，他看得出，媽媽剛剛哭過，眼睛還是紅腫的，爸爸的眉頭也是緊緊的蹙了起來，眼周彷彿看起來，還有點紅色的血絲……？路平生不像讓父母擔心，縱然覺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好痛，但他還是緊咬著牙關，溫柔的說著：

“我沒事的，一點都不痛呢！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呀？”他硬是佯裝著自己沒問題，面露微笑，彷彿自己根本不在意。

林鳳華被他的懂事給震驚到，不禁轉身偷偷用衣袂抹下了他那如泉水般湧流的淚水，路京鴻則是蹲下對著路平生，騙他說什麼事也沒有。

“平生……爸爸媽媽可能現在還不能帶你回家，你在這裡好好聽陳醫生和護士姐姐們的話，我們很快就會來接你回家了喔。”路京鴻生硬的擠出一抹微笑，但他的眉頭，依舊騙不過路平生的眼睛，可路平生並沒有揭穿他。

“嗯，我們打勾勾喔。”路平生眼神迷茫，他甚至忘了自己是怎麼走向自己的房間的。

到了晚上，路平生第一次覺得自己有種害怕的感覺，他害怕死亡，死亡對他來說是一個異常陌生的字眼，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死，他今年也不過才要十歲，跟其他同齡的孩子們來說，他是幸運的，同時也是不幸的，他一直想一直想，想破頭了也想不出來，自己該怎麼做才好，想著想著就哭了，他蜷縮著身子，緩緩落下淚來。

“爸爸，媽媽，我好想你們啊，我想家了……”就在這時，他耳畔有個輕柔聲音對他說：

“嗨！你幹嘛要哭呀，生面孔耶，你是新來的朋友嗎？”這猝不及防的嗓音，嚇得他直後退“呀啊——”的後仰倒在地上。

“你是誰啊，怎麼突然出現的。”這下兩個人成了一人一邊趴在床畔對話。

“沈可兒，你叫我可兒就行了！”

“我叫路平生。你怎麼會突然出現啊，都嚇到我了。”

“嘿嘿，我一直都在那邊啊。”沈可兒指著旁邊的床鋪。

“我今年九歲了！是因為心絞痛才住進來的，你呢？”沈可兒笑盈盈的道。

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沒過多久，便在床邊雙雙入睡，沈可兒是個活潑開朗的女孩，路平生跟他相處一個月以來，彷彿連吃藥時的苦悶，化療時的疼痛都覺得沒那麼痛了。

“可兒！你在哪裡呀！”現在已經入冬有段時間了，醫院外面的樹葉，花兒都凋謝了，花園裡更是一片白茫茫的景象，路平生呼喊著，正當他想著沈可兒去哪了時。

“平生哥哥！快來這裡！”沈可兒躲在一顆大榕樹後，伸出手來招呼路平生過去。

路平生走過去想看看這古靈精怪的丫頭又做了什麼時，眼前的景象卻讓他震驚的無法以言語來形容。

“可兒，這是……？”路平生看著眼前的景象，正尋思著這是什麼時。

“平生哥哥，生日快樂！你快看！這是我幫你做的生日蛋糕！這樣你就十歲了！”沈可兒用石頭堆砌成了一座小小的圓形石堆，上面還插著十根小樹枝。

在這個比往常還要寒冷的冬天，沈可兒的舉動令路平生的心暖暖的，就像塊小暖心玉一樣護在他的心口。

路平生早上才因為林鳳華打電話來說雙親都要拼命的工作賺錢，所以不能來替他過生日，原本心裡非常的難過，然而在和沈可兒簡短的慶生後，心底倒是溫暖了不少，而沈可兒的言語和所作所為就像是有著魔力一樣，填補上了他心上好像是缺了一塊的那個空虛般。

“我之前多瞥了兩眼你床頭上的身分證字號喔！所以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就是今天呢，我厲害吧！”沈可兒似乎一臉驕傲的說。

“那可兒你的生日是什麼時候呀？到時候我一定也會給你一個大驚喜的！”路平生也笑笑的回他道。

沈可兒臉色彷彿在那一瞬間僵硬了一下，不過也只是一霎那，路平生好像並沒有察覺到。

“2月29號！你說我是不是特別幸運呀？每四年才過一次耶，我上次過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明年春天我就可以再過一次了呢！”沈可兒輕描淡寫的說了過去，她硬是把自己本身的不幸樂觀化，成為了有幸。

“那等來年開春，我一定要給你過一個最棒的生日！”路平生期待著。

“嗯！可兒等你！”但沈可兒心知肚明，自己已是強弩之末，可他仍是不忍心告訴路平生。

時光荏苒，轉眼間又過了半個月，冰雪漸漸的融了，大地開始復甦，沉睡的生機將要醒來，兩個小傢伙的病情卻逐漸惡化。

“癌細胞已經開始適應宿主，如果不盡快尋到匹配的骨髓，癌細胞可能會擴散，這樣下去病情走向可能就不太樂觀了，路太太，我要幫他安排做個骨髓穿刺，或許能依照路平生的體內組織找到匹配的骨髓，再配合硫鳥嘌呤片等特效藥來暫時壓制病情，骨髓穿刺需要家屬同意，就麻煩您幫我在這張同意書上簽個字了。”陳醫生的指尖在鍵盤上迅速遊走，思忖片刻，便想到可以利用路平生體內組織走向來尋找到適合他的匹配骨髓。

“既然醫生說了這是最好的方法……那好吧，為了救平生，只能用這個方法了吧。”林鳳華腦內的思緒繚亂不已，自路平生六個月前住院以來，龐大的住院費與手術費等醫療費用壓得他們喘不過氣，林鳳華與路京鴻整天疲於奔命，臉色要是比起以前，真是蒼老了不少，歲月的痕跡更是不饒人，看見林鳳華眼

尾的皺紋，也是生生的增加了好幾道。他們的所受這些勞累，路平生卻把這些全都盡收眼底，心裡更是不忍。

“媽媽.....這病，我們還是不要治了吧.....”路平生擔憂的道，他想著自己對於別人來說，只是個累贅而已吧。

路平生坐在床上，林鳳華正在幫他繫上衣服的釦子，然而林鳳華看見路平生腕間密密麻麻的針孔和淤青，心底生硬的糾了一下，回他道：

“乖，沒事的，很快你就能出院了，到時候我們就一起去世界各地遊山玩水，好不好？”林鳳華硬是擠出那一抹微笑給了路平生，但她那眉間的緊蹙卻騙不過路平生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，路平生還是記得，那天爸爸的神色，和現在媽媽的神色是一樣的。

“真的嗎！媽媽你可不能騙我哦，說謊鼻子可是會長長的喔！”路平生不想揭穿林鳳華，因為他並不想讓他們太過於擔心自己，他只能佯裝做自己什麼都不知道、什麼都不懂，他想著，或許這樣，爸爸媽媽才不會一直擔心著自己吧。

“當然，我們來打勾勾吧。”林鳳華伸出了右手的小拇指，溫柔的跟路平生對視著，眼底的慈祥更像是要溢出來了一樣。

“好，一言為定喔。”路平生也伸出右手小指勾起來。兩個人心底明明什麼都清楚，卻都不忍戳破。

林鳳華留著陪路平生做完骨髓穿刺後才離開，而那時候已經是下午了，林鳳華看著做完骨髓穿刺出來的路平生，那嬌小的身軀彷彿有著千金重，臉色則是更為的蒼白，像是剛被漂白過了一般，林鳳華恨的不行，心底滿是不忍，不停的問向蒼天“到底為什麼要讓這麼小的孩子歷經這些苦難.....”或是“寧願是我來替他受苦。”等等的字句，眼裡不禁氾上了幾滴沉重的淚水，心底更是如同波瀾壯闊般翻騰。

“平生哥哥.....做骨髓穿刺是不是很疼啊，可兒都不能夠幫你什麼.....”沈可兒看著路平生這樣痛苦，心裡也不禁難過了起來，眉間盡是不痛快。

“我沒事啦！不用擔心我，我可是很強壯的喔！”路平生只能回給沈可兒一臉笑容，不知怎地，沈可兒卻突然嚎啕大哭了起來，路平生不知道怎麼安慰沈可兒，沈可兒就靠著他，後來沈可兒哭累了，兩個人都睏了，便相依相偎的睡下了。

“路太太！好消息！已經找到匹配的骨髓了，下週就可以移植了，等移植完再修養幾個禮拜，估計就沒事了！”陳醫生開心地道，但其實陳醫生也很是不捨，兩個一直煩他的小傢伙都要離開了，心底總覺得像是要缺了一塊重要的拼圖般。

有了這個好消息，大家都是雀躍不已，惟獨路平生和沈可兒，於路平生，他覺得離開這裡很不捨得，院裡的各位對他也是很好，他也不想離開他的好朋友沈可兒，然而於沈可兒，他也不想離開路平生，因為他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裡，只有醫院裡的大家和路平生讓他感受到了所謂來自於那名為「家人」的溫暖，他卻想著“只要是幫了平生哥哥，我活的這些年，都值了！”就這樣，每個人心裡的感觉都不一樣，有人覺得不捨，也有人覺得難過。

就這樣，迎來了路平生要做骨髓移植的那天。

在施打麻藥後，路平生漸漸沒了知覺，意識開始模糊後，他心道：

“可兒那丫頭，這兩天一直在偷偷摸摸的寫了什麼信來著，她答應過，等我醒來，就可以看了……”路平生陷入昏迷，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裡有一個像是沈可兒的女孩，身著一襲白色小洋裝，背後生了一副潔白的羽翅，向路平生招手，嘴裡像似說著：

“再見！”

路平生慌了，他想去抓住沈可兒，卻只抓到了他的殘影，沒過多久，他便驚醒了，原來已經過了兩天了，他睡了兩天，醒來後，還是醫院那張熟悉的床鋪，他猛地轉過頭，望向沈可兒的床位，空的像是從未有人睡過那裡一樣，他慌了，緩緩的把視線移回來，落在了身旁的鐵櫃，上面有一封被一塊石頭壓住的杏色信紙，路平生拿了起來，念道：

“平生哥哥，原諒我的不辭而別，之前院長爺爺就說我已經要死了，活到現在算是個奇蹟了呢。在一年前，我沒有什麼感覺，就好像，自己只是來了這人間走了短短一遭，但是過了兩天卻遇見了你，你是我沒想到的幸運，謝謝你，讓我感受到來自家的溫暖，和你在一起的這段日子我很開心，真的很開心很開心，前段時間，院長說我的骨髓和你很匹配，我很開心，但是我那從我出生也沒盡責過的那所謂的「父母」竟然開出了天價才肯讓我捐贈骨髓，我看他們就是想錢想瘋了，連親生女兒也算計了進去，我記得那天我生氣的不行，直接和他們吵了起來，他們好像最後才醒悟了什麼一樣，答應了讓我捐贈骨髓給你，

平生哥哥，你記得嗎，你做移植的時候是2月29日，這是我們共同的幸運日呢！很抱歉，我沒有信守承諾，我離開了，但你不要擔心，我相信我離開之後，我會以任何型式永遠的陪在你的左右，記得呀，可兒沒有離開你呢，我離開的，是這個世界。”讀到這裡，路平生已然是泣不成聲，眼淚止不住的往下掉，他抬手，用還在顫抖的手觸碰著自己的心口，道：

“可兒，你會永遠活在我的心裡面……”

然而窗外的花兒像是聽見了他的話，隨著春天的第一道風飄進了一朵極其完整的茉莉花，路平生小心翼翼的捧在手心，突然間，眼前忽地閃過一道像似沈可兒的影子，彷彿輕輕的道了句：

“後面。”

那聲音輕的不能再輕，路平生都要以為自己是不是幻聽了，但他還是把信紙翻了一面，上面的字跡很娟秀，不像前面那些稚嫩的字跡，他回想到，沈可兒之前好像有去找那個字寫的最好看的護士姐姐，當路平生看見，他的眼淚便不爭氣的又落了下來，但還是用那微微發顫的聲音唸了出來：

“我們約定，再會，亦不忘卻往生。”

收到

十三楊 <hollyang901@gmail.com> 於 2020年2月22日 週六 下午8:27 寫道：

顯示引用文字

《緋紅之戀》

隱藏引用文字

“大夫啊，求求您救救他吧，他才幾歲呀，這麼小的孩子，怎麼就染上了這麼可怕的病呢，老天呀，萬一他要是出了什麼事，我又該怎麼活下去啊……我是造了什麼孽，造了什麼孽啊！”林鳳華哭天喊地的道，就差沒說天地良心了。

“路太太，救死扶傷是我的天職，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。”陳醫生依然是不卑不亢的回他道。

路平生站在門外，他注視著身上的那身病患服，不禁思忖著自己該何去何從，微微的道：

“血癌麼……”

路平生的父母出來了，他看得出，媽媽剛剛哭過，眼睛還是紅腫的，爸爸的眉頭也是緊緊的蹙了起來，眼周彷彿看起來，還有點紅色的血絲……？路平生不像讓父母擔心，縱然覺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好痛，但他還是緊咬著牙關，溫柔的說著：

“我沒事的，一點都不痛呢！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呀？”他硬是佯裝著自己沒問題，面露微笑，彷彿自己根本不在意。

林鳳華被他的懂事給震驚到，不禁轉身偷偷用衣袂抹下了他那如泉水般湧流的淚水，路京鴻則是蹲下對著路平生，騙他說什麼事也沒有。

“平生……爸爸媽媽可能現在還不能帶你回家，你在這裡好好聽陳醫生和護士姐姐們的話，我們很快就會來接你回家了喔。”路京鴻生硬的擠出一抹微笑，但他的眉頭，依舊騙不過路平生的眼睛，可路平生並沒有揭穿他。

“嗯，我們打勾勾喔。”路平生眼神迷茫，他甚至忘了自己是怎麼走向自己的房間的。

到了晚上，路平生第一次覺得自己有種害怕的感覺，他害怕死亡，死亡對他來說是一個異常陌生的字眼，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死，他今年也不過才要十歲，跟其他同齡的孩子們來說，他是幸運的，同時也是不幸的，他一直想一直想，想破頭了也想不出來，自己該怎麼做才好，想著想著就哭了，他蜷縮著身子，緩緩落下淚來。

“爸爸，媽媽，我好想你們啊，我想家了……”就在這時，他耳畔有個輕柔聲音對他說：

“嗨！你幹嘛要哭呀，生面孔耶，你是新來的朋友嗎？”這猝不及防的嗓音，嚇得他直後退“呀啊——”的後仰倒在地上。

“你是誰啊，怎麼突然出現的。”這下兩個人成了一人一邊趴在床畔對話。

“沈可兒，你叫我可兒就行了！”

“我叫路平生。你怎麼會突然出現啊，都嚇到我了。”

“嘿嘿，我一直都在那邊啊。”沈可兒指著旁邊的床鋪。

“我今年九歲了！是因為心絞痛才住進來的，你呢？”沈可兒笑盈盈的道。

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沒過多久，便在床邊雙雙入睡，沈可兒是個活潑開朗的女孩，路平生跟他相處一個月以來，彷彿連吃藥時的苦悶，化療時的疼痛都覺得沒那麼痛了。

“可兒！你在哪裡呀！”現在已經入冬有段時間了，醫院外面的樹葉，花兒都凋謝了，花園裡更是一片白茫茫的景象，路平生呼喊著，正當他想著沈可兒去哪了時。

“平生哥哥！快來這裡！”沈可兒躲在一顆大榕樹後，伸出手來招呼路平生過去。

路平生走過去想看看這古靈精怪的丫頭又做了什麼時，眼前的景象卻讓他震驚的無法以言語來形容。

“可兒，這是……？”路平生看著眼前的景象，正尋思著這是什麼時。

“平生哥哥，生日快樂！你快看！這是我幫你做的生日蛋糕！這樣你就十歲了！”沈可兒用石頭堆砌成了一座小小的圓形石堆，上面還插著十根小樹枝。

在這個比往常還要寒冷的冬天，沈可兒的舉動令路平生的心暖暖的，就像塊小暖心玉一樣護在他的心口。

路平生早上才因為林鳳華打電話來說雙親都要拼命的工作賺錢，所以不能來替他過生日，原本心裡非常的難過，然而在和沈可兒簡短的慶生後，心底倒是溫暖了不少，而沈可兒的言語和所作所為就像是有著魔力一樣，填補上了他心上好像是缺了一塊的那個空虛般。

“我之前多瞥了兩眼你床頭上的身分證字號喔！所以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就是今天呢，我厲害吧！”沈可兒似乎一臉驕傲的說。

“那可兒你的生日是什麼時候呀？到時候我一定也會給你一個大驚喜的！”路平生也笑笑的回他道。

沈可兒臉色彷彿在那一瞬間僵硬了一下，不過也只是一霎那，路平生好像並沒

有察覺到。

“2月29號！你說我是不是特別幸運呀？每四年才過一次耶，我上次過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明年春天我就可以再過一次了呢！”沈可兒輕描淡寫的說了過去，她硬是把自己本身的不幸樂觀化，成為了有幸。

“那等來年開春，我一定要給你過一個最棒的生日！”路平生期待著。

“嗯！可兒等你！”但沈可兒心知肚明，自己已是強弩之末，可他仍是不忍心告訴路平生。

時光荏苒，轉眼間又過了半個月，冰雪漸漸的融了，大地開始復甦，沉睡的生機將要醒來，兩個小傢伙的病情卻逐漸惡化。

“癌細胞已經開始適應宿主，如果不盡快尋到匹配的骨髓，癌細胞可能會擴散，這樣下去病情走向可能就不太樂觀了，路太太，我要幫他安排做個骨髓穿刺，或許能依照路平生的體內組織找到匹配的骨髓，再配合硫鳥嘌呤片等特效藥來暫時壓制病情，骨髓穿刺需要家屬同意，就麻煩您幫我在這張同意書上簽個字了。”陳醫生的指尖在鍵盤上迅速遊走，思忖片刻，便想到可以利用路平生體內組織走向來尋找到適合他的匹配骨髓。

“既然醫生說了這是最好的方法.....那好吧，為了救平生，只能用這個方法了吧。”林鳳華腦內的思緒繚亂不已，自路平生六個月前住院以來，龐大的住院費與手術費等醫療費用壓得他們喘不過氣，林鳳華與路京鴻整天疲於奔命，臉色要是比起以前，真是蒼老了不少，歲月的痕跡更是不饒人，看見林鳳華眼尾的皺紋，也是生生的增加了好幾道。他們的所受這些勞累，路平生卻把這些全都盡收眼底，心裡更是不忍。

“媽媽.....這病，我們還是不要治了吧.....”路平生擔憂的道，他想著自己對於別人來說，只是個累贅而已吧。

路平生坐在床上，林鳳華正在幫他繫上衣服的釦子，然而林鳳華看見路平生腕間密密麻麻的針孔和淤青，心底生硬的糾了一下，回他道：

“乖，沒事的，很快你就能出院了，到時候我們就一起去世界各地遊山玩水，好不好？”林鳳華硬是擠出那一抹微笑給了路平生，但她那眉間的緊蹙卻騙不過路平生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，路平生還是記得，那天爸爸的神色，和現在媽媽的神色是一樣的。

“真的嗎！媽媽你可不能騙我哦，說謊鼻子可是會長長的喔！”路平生不想揭穿林鳳華，因為他並不想讓他們太過於擔心自己，他只能佯裝做自己什麼都不知道、什麼都不懂，他想著，或許這樣，爸爸媽媽才不會一直擔心著自己吧。

“當然，我們來打勾勾吧。”林鳳華伸出了右手的小拇指，溫柔的跟路平生對視著，眼底的慈祥更像是要溢出來了一樣。

“好，一言為定喔。”路平生也伸出右手小指勾起來。兩個人心底明明什麼都清楚，卻都不忍戳破。

林鳳華留著陪路平生做完骨髓穿刺後才離開，而那時候已經是下午了，林鳳華看著做完骨髓穿刺出來的路平生，那嬌小的身軀彷彿有著千金重，臉色則是更為的蒼白，像是剛被漂白過了一般，林鳳華恨的不行，心底滿是不忍，不停的問向蒼天“到底為什麼要讓這麼小的孩子歷經這些苦難.....”或是“寧願是我來替他受苦。”等等的字句，眼裡不禁沁上了幾滴沉重的淚水，心底更是如同波瀾壯闊般翻騰。

“平生哥哥.....做骨髓穿刺是不是很疼啊，可兒都不能夠幫你什麼.....”沈可兒看著路平生這樣痛苦，心裡也不禁難過了起來，眉間盡是不痛快。

“我沒事啦！不用擔心我，我可是很強壯的喔！”路平生只能回給沈可兒一臉笑容，不知怎地，沈可兒卻突然嚎啕大哭了起來，路平生不知道怎麼安慰沈可兒，沈可兒就靠著他，後來沈可兒哭累了，兩個人都睏了，便相依相偎的睡下了。

“路太太！好消息！已經找到匹配的骨髓了，下週就可以移植了，等移植完再修養幾個禮拜，估計就沒事了！”陳醫生開心地道，但其實陳醫生也很是不捨，兩個一直煩他的小傢伙都要離開了，心底總覺得像是要缺了一塊重要的拼圖般。

有了這個好消息，大家都是雀躍不已，惟獨路平生和沈可兒，於路平生，他覺得離開這裡很不捨得，院裡的各位對他也是很好，他也不想離開他的好朋友沈可兒，然而於沈可兒，他也不想離開路平生，因為他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裡，只有醫院裡的大家和路平生讓他感受到了所謂來自於那名為「家人」的溫暖，他卻想著“只要是幫了平生哥哥，我活的這些年，都值了！”就這樣，每個人心裡的感觉都不一樣，有人覺得不捨，也有人覺得難過。就這樣，迎來了路平生要做骨髓移植的那天。

在施打麻藥後，路平生漸漸沒了知覺，意識開始模糊後，他卻心道：

“可兒那丫頭，這兩天一直在偷偷摸摸的寫了什麼信來著，她答應過，等我醒來，就可以看了……”路平生陷入昏迷，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裡有一個像是沈可兒的女孩，身著一襲白色小洋裝，背後生了一副潔白的羽翅，向路平生招手，嘴裡像似唸叨著七個字：

“平生哥哥，再見！”

路平生慌了，他想去抓住沈可兒，卻只抓到了他的殘影，沒過多久，他便驚醒了，原來已經過了兩天了，他睡了兩天，醒來後，還是醫院那張熟悉的床鋪，他猛地轉過頭，望向沈可兒的床位，空的像是從未有人睡過那裡一樣，他慌了，緩緩的把視線移回來，落在了身旁的鐵櫃，上面有一封被一塊石頭壓住的杏色信紙，路平生拿了起來，念道：

“平生哥哥，原諒我的不辭而別，之前院長爺爺就說我已經要死了，活到現在算是個奇蹟了呢。在一年前，我沒有什麼感覺，就好像，自己只是來了這人世間走了短短一遭，但是過了兩天卻遇見了你，你是我沒想到的幸運，謝謝你，讓我感受到來自家的溫暖，和你在一起的這段日子我很開心，真的很開心很開心，前段時間，院長說我的骨髓和你很匹配，我很開心，但是我那從我出生也沒盡責過的那所謂的「父母」竟然開出了天價才肯讓我捐贈骨髓，我看他們就是想錢想瘋了，連親生女兒也算計了進去，我記得那天我生氣的不行，直接和他們吵了起來，他們好像最後才醒悟了什麼一樣，答應了讓我捐贈骨髓給你，平生哥哥，你記得嗎，你做移植的時候是2月29日，這是我們共同的幸運日呢！很抱歉，我沒有信守承諾，我離開了，但你不要擔心，我相信我離開之後，我會以任何型式永遠的陪在你的左右，記得呀，可兒沒有離開你呢，我離開的，是這個世界。”讀到這裡，路平生已然是泣不成聲，眼淚止不住的往下掉，他抬手，用還在顫抖的手觸碰著自己的心口，道：

“可兒，你永遠活在我的心裡面……”

然而窗外的花兒像是聽見了他的話，隨著春天的第一道風飄進了一朵極其完整的茉莉花，路平生小心翼翼的捧在手心，突然間，眼前忽地閃過一道像似沈可兒的影子，彷彿輕輕的道了句：

“後面。”

那聲音輕的不能再輕，路平生都要以為自己是不是幻聽了，但他還是把信紙翻了一面，上面的字跡很娟秀，不像前面那些稚嫩的字跡，他回想到，沈可兒之前好像有去找那個字寫的最好看的護士姐姐，當路平生看見，他的眼淚便不爭氣的又落了下來，但還是用那微微發顫的聲音唸了出來：

“我們約定，再會，亦不忘卻往生。”

收到

十三楊 <hollyang901@gmail.com> 於 2020 年 2 月 22 日 週六 下午 8:27 寫道：

顯示引用文字

隱藏引用文字

郭雪梅 <182@lkjh.tp.edu.tw> 於 2020 年 2 月 22 日 週六 下午 9:28 寫道：
收到

十三楊 <hollyang901@gmail.com> 於 2020 年 2 月 22 日 週六 下午 8:27 寫道：

《緋紅之戀》

“大夫啊，求求您救救他吧，他才幾歲呀，這麼小的孩子，怎麼就染上了這麼可怕的病呢，老天呀，萬一他要是出了什麼事，我又該怎麼活下去啊……我是造了什麼孽，造了什麼孽啊！”林鳳華哭天喊地的道，就差沒說天地良心了。

“路太太，救死扶傷是我的天職，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。”陳醫生依然是不卑不亢的回他道。

路平生站在門外，他注視著身上的那身病患服，不禁思忖著自己該何去何從，微微的道：

“血癌麼……”

路平生的父母出來了，他看得出，媽媽剛剛哭過，眼睛還是紅腫的，爸爸的眉頭也是緊緊的蹙了起來，眼周彷彿看起來，還有點紅色的血絲……？路平生不像讓父母擔心，縱然覺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好痛，但他還是緊咬著牙關，溫柔的說著：

“我沒事的，一點都不痛呢！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呀？”他硬是佯裝著自己沒問

題，面露微笑，彷彿自己根本不在意。

林鳳華被他的懂事給震驚到，不禁轉身偷偷用衣袂抹下了他那如泉水般湧流的淚水，路京鴻則是蹲下對著路平生，騙他說什麼事也沒有。

“平生……爸爸媽媽可能現在還不能帶你回家，你在這裡好好聽陳醫生和護士姐姐們的話，我們很快就會來接你回家了喔。”路京鴻生硬的擠出一抹微笑，但他的眉頭，依舊騙不過路平生的眼睛，可路平生並沒有揭穿他。

“嗯，我們打勾勾喔。”路平生眼神迷茫，他甚至忘了自己是怎麼走向自己的房間的。

到了晚上，路平生第一次覺得自己有種害怕的感覺，他害怕死亡，死亡對他來說是一個異常陌生的字眼，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死，他今年也不過才要十歲，跟其他同齡的孩子們來說，他是幸運的，同時也是不幸的，他一直想一直想，想破頭了也想不出來，自己該怎麼做才好，想著想著就哭了，他蜷縮著身子，緩緩落下淚來。

“爸爸，媽媽，我好想你們啊，我想家了……”就在這時，他耳畔有個輕柔聲音對他說：

“嗨！你幹嘛要哭呀，生面孔耶，你是新來的朋友嗎？”這猝不及防的嗓音，嚇得他直後退“呀啊——”的後仰倒在地上。

“你是誰啊，怎麼突然出現的。”這下兩個人成了一人一邊趴在床畔對話。

“沈可兒，你叫我可兒就行了！”

“我叫路平生。你怎麼會突然出現啊，都嚇到我了。”

“嘿嘿，我一直都在那邊啊。”沈可兒指著旁邊的床鋪。

“我今年九歲了！是因為心絞痛才住進來的，你呢？”沈可兒笑盈盈的道。

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沒過多久，便在床邊雙雙入睡，沈可兒是個活潑開朗的女孩，路平生跟他相處一個月以來，彷彿連吃藥時的苦悶，化療時的疼痛都覺得沒那麼痛了。

“可兒！你在哪裡呀！”現在已經入冬有段時間了，醫院外面的樹葉，花兒都凋謝了，花園裡更是一片白茫茫的景象，路平生呼喊著，正當他想著沈可兒去哪了時。

“平生哥哥！快來這裡！”沈可兒躲在一顆大榕樹後，伸出手來招呼路平生過去。

路平生走過去想看看這古靈精怪的丫頭又做了什麼時，眼前的景象卻讓他震驚的無法以言語來形容。

“可兒，這是……？”路平生看著眼前的景象，正尋思著這是什麼時。

“平生哥哥，生日快樂！你快看！這是我幫你做的生日蛋糕！這樣你就十歲了！”沈可兒用石頭堆砌成了一座小小的圓形石堆，上面還插著十根小樹枝。

在這個比往常還要寒冷的冬天，沈可兒的舉動令路平生的心暖暖的，就像塊小暖心玉一樣護在他的心口。

路平生早上才因為林鳳華打電話來說雙親都要拼命的工作賺錢，所以不能來替他過生日，原本心裡非常的難過，然而在和沈可兒簡短的慶生後，心底倒是溫暖了不少，而沈可兒的言語和所作所為就像是有著魔力一樣，填補上了他心上好像是缺了一塊的那個空虛般。

“我之前多瞥了兩眼你床頭上的身分證字號喔！所以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就是今天呢，我厲害吧！”沈可兒似乎一臉驕傲的說。

“那可兒你的生日是什麼時候呀？到時候我一定也會給你一個大驚喜的！”路平生也笑笑的回他道。

沈可兒臉色彷彿在那一瞬間僵硬了一下，不過也只是一霎那，路平生好像並沒有察覺到。

“2月29號！你說我是不是特別幸運呀？每四年才過一次耶，我上次過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明年春天我就可以再過一次了呢！”沈可兒輕描淡寫的說了過去，她硬是把自己本身的不幸樂觀化，成為了有幸。

“那等來年開春，我一定要給你過一個最棒的生日！”路平生期待著。

“嗯！可兒等你！”但沈可兒心知肚明，自己已是強弩之末，可他仍是不忍心告訴路平生。

時光荏苒，轉眼間又過了半個月，冰雪漸漸的融了，大地開始復甦，沉睡的生機將要醒來，兩個小傢伙的病情卻逐漸惡化。

“癌細胞已經開始適應宿主，如果不盡快尋到匹配的骨髓，癌細胞可能會擴散，這樣下去病情走向可能就不太樂觀了，路太太，我要幫他安排做個骨髓穿刺，或許能依照路平生的體內組織找到匹配的骨髓，再配合硫鳥嘌呤片等特效藥來暫時壓制病情，骨髓穿刺需要家屬同意，就麻煩您幫我在這張同意書上簽個字了。”陳醫生的指尖在鍵盤上迅速遊走，思忖片刻，便想到可以利用路平生體內組織走向來尋找到適合他的匹配骨髓。

“既然醫生說了這是最好的方法.....那好吧，為了救平生，只能用這個方法了吧。”林鳳華腦內的思緒繚亂不已，自路平生六個月前住院以來，龐大的住院費與手術費等醫療費用壓得他們喘不過氣，林鳳華與路京鴻整天疲於奔命，臉色要是比起以前，真是蒼老了不少，歲月的痕跡更是不饒人，看見林鳳華眼尾的皺紋，也是生生的增加了好幾道。他們的所受這些勞累，路平生卻把這些全都盡收眼底，心裡更是不忍。

“媽媽.....這病，我們還是不要治了吧.....”路平生擔憂的道，他想著自己對於別人來說，只是個累贅而已吧。

路平生坐在床上，林鳳華正在幫他繫上衣服的釦子，然而林鳳華看見路平生腕間密密麻麻的針孔和淤青，心底生硬的糾了一下，回他道：

“乖，沒事的，很快你就能出院了，到時候我們就一起去世界各地遊山玩水，好不好？”林鳳華硬是擠出那一抹微笑給了路平生，但她那眉間的緊蹙卻騙不過路平生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，路平生還是記得，那天爸爸的神色，和現在媽媽的神色是一樣的。

“真的嗎！媽媽你可不能騙我哦，說謊鼻子可是會長長的喔！”路平生不想揭穿林鳳華，因為他並不想讓他們太過於擔心自己，他只能佯裝做自己什麼都不知道、什麼都不懂，他想著，或許這樣，爸爸媽媽才不會一直擔心著自己吧。

“當然，我們來打勾勾吧。”林鳳華伸出了右手的小拇指，溫柔的跟路平生對視著，眼底的慈祥更像是要溢出來了一樣。

“好，一言為定喔。”路平生也伸出右手小指勾起來。兩個人心底明明什麼都清楚，卻都不忍戳破。

林鳳華留著陪路平生做完骨髓穿刺後才離開，而那時候已經是下午了，林鳳華看著做完骨髓穿刺出來的路平生，那嬌小的身軀彷彿有著千金重，臉色則是更為的蒼白，像是剛被漂白過了一般，林鳳華恨的不行，心底滿是不忍，不停的問向蒼天“到底為什麼要讓這麼小的孩子歷經這些苦難.....”或是“寧願是我來替他受苦。”等等的字句，眼裡不禁沁上了幾滴沉重的淚水，心底更是如同波瀾壯闊般翻騰。

“平生哥哥.....做骨髓穿刺是不是很疼啊，可兒都不能夠幫你什麼.....”沈可兒看著路平生這樣痛苦，心裡也不禁難過了起來，眉間盡是不痛快。

“我沒事啦！不用擔心我，我可是很強壯的喔！”路平生只能回給沈可兒一臉笑容，不知怎地，沈可兒卻突然嚎啕大哭了起來，路平生不知道怎麼安慰沈可兒，沈可兒就靠著他，後來沈可兒哭累了，兩個人都睏了，便相依相偎的睡下了。

“路太太！好消息！已經找到匹配的骨髓了，下週就可以移植了，等移植完再修養幾個禮拜，估計就沒事了！”陳醫生開心地道，但其實陳醫生也很是不捨，兩個一直煩他的小傢伙都要離開了，心底總覺得像是要缺了一塊重要的拼圖般。

有了這個好消息，大家都是雀躍不已，惟獨路平生和沈可兒，於路平生，他覺得離開這裡很不捨得，院裡的各位對他也是很好，他也不想離開他的好朋友沈可兒，然而於沈可兒，他也不想離開路平生，因為他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裡，只有醫院裡的大家和路平生讓他感受到了所謂來自於那名為「家人」的溫暖，他卻想著“只要是幫了平生哥哥，我活的這些年，都值了！”就這樣，每個人心裡的感觉都不一樣，有人覺得不捨，也有人覺得難過。

就這樣，迎來了路平生要做骨髓移植的那天。

在施打麻藥後，路平生漸漸沒了知覺，意識開始模糊後，他卻心道：

“可兒那丫頭，這兩天一直在偷偷摸摸的寫了什麼信來著，她答應過，等我醒來，就可以看了.....”路平生陷入昏迷，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裡有一個像是沈可兒的女孩，身著一襲白色小洋裝，背後生了一副潔白的羽翅，向路平生招手，嘴裡像似唸叨著七個字：

“平生哥哥，再見了！”

路平生慌了，他想去抓住沈可兒，卻只抓到了他的殘影，沒過多久，他便驚醒了，原來已經過了兩天了，他睡了兩天，醒來後，還是醫院那張熟悉的床鋪，他猛地轉過頭，望向沈可兒的床位，空的像是從未有人睡過那裡一樣，他慌了，緩緩的把視線移回來，落在了身旁的鐵櫃，上面有一封被一塊石頭壓住的杏色信紙，路平生拿了起來，念道：

“平生哥哥，原諒我的不辭而別，之前院長爺爺就說我已經要死了，活到現在算是個奇蹟了呢。在一年前，我沒有什麼感覺，就好像，自己只是來了這人世間走了短短一遭，但是過了兩天卻遇見了你，你是我沒想到的幸運，謝謝你，讓我感受到來自家的溫暖，和你在一起的這段日子我很開心，真的很開心很開心，前段時間，院長說我的骨髓和你很匹配，我很開心，但是我那從我出生也沒盡責過的那所謂的「父母」竟然開出了天價才肯讓我捐贈骨髓，我看他們就是想錢想瘋了，連親生女兒也算計了進去，我記得那天我生氣的不行，直接和他們吵了起來，他們好像最後才醒悟了什麼一樣，答應了讓我捐贈骨髓給你，平生哥哥，你記得嗎，你做移植的時候是2月29日，這是我們共同的幸運日呢！很抱歉，我沒有信守承諾，我離開了，但你不要擔心，我相信我離開之後，我會以任何型式永遠的陪在你的左右，記得呀，可兒沒有離開你呢，我離開的，是這個世界。”讀到這裡，路平生已然是泣不成聲，眼淚止不住的往下掉，他抬手，用還在顫抖的手觸碰著自己的心口，道：

“可兒，你會永遠活在我的心上……”

然而窗外的花兒像是聽見了他的話，隨著春天的第一道風飄進了一朵極其完整的茉莉花，路平生小心翼翼的捧在手心，突然間，眼前忽地閃過一道像似沈可兒的影子，彷彿輕輕的道了句：

“後面。”

那聲音輕的不能再輕，路平生都要以為自己是不是幻聽了，但他還是把信紙翻了一面，上面的字跡很娟秀，不像前面那些稚嫩的字跡，他回想到，沈可兒之前好像有去找那個字寫的最好看的護士姐姐，當路平生看見，他的眼淚便不爭氣的又落了下來，但還是用那微微發顫的聲音唸了出來：

“遇見你，我三生有幸。”